

走，也开花去

□冯志军/文 王武强/摄



玉兰开花了。

显然，迎春是接不住春来时的繁华与浩大的。

迎春柔弱，花小叶薄枝细，像个怯生生的小姑娘，开在路旁、花坛和河岸边，轻轻捎来一则简讯，悄声告知：春来喽。不等人们换上薄衫、展露笑颜回应，便匆匆谢了。只有玉兰的盛大，才能承载春的盛世美颜。

小区里有许多花木，四季桂最是喧闹，天气稍有风吹草动，便懵懵懂懂地绽放，扰得人乱了心神。樟树总爱刷存在感，春将来未来时，一反常态，先落果落叶，待到初夏，才迟迟完成春天该有的使命——开花，散播芳香。梅花开在凛冽时节，满枝嫣红，却在春来之际先行离去，像位高傲的公主，追也追不上，只留一袭红衣在风中飘摇。若老天落泪，她也跟着伤感，满地残红，徒留茫然。

玉兰从不虚张声势，黑褐的虬枝挺拔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姿态，直刺蓝天。似能工巧匠，以铁线为笔，在天高云淡中，果断折出春的消息。玉兰先开花后长叶，众木吐绿时它也绿，众木落叶时它也落，默默循着节气，不动声色、不偏不倚地等候春天。于是，当你望见瓦蓝的天空，被玉兰枝桠以笃定的神情勾勒，便能想见，二三月间，玉兰已叩响春的欢愉。

2月的某一日，玉兰悄悄支起满枝花蕾。俏生的小花苞，鼓鼓囊囊，尖嘴细腰，裹着毛茸茸的外衣，像是从梦里不小心长出来的，轻柔得让人不忍多看。鸟儿飞过，误以为是谁家雏鸟探头，翘着黄嘴，叽叽喳喳唱个不停，落在枝丫上对鸣，细瞧才发现，原来是玉兰花苞正悄悄生长，便悻悻飞

去别处。

“昨夜月明庭下看，恍疑罗袖拂琼瑶。”3月某天，玉兰“啪”地盛放，如一只只硕大的玉碗，大朵大朵，遮天蔽日，盛装起春所有的深情。你抬头一望，不由得惊叹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‘玉兰’开。”鸟儿们忽见这骤然绽放的玉兰，会不会和我一样，东奔西走，把这好消息传遍四方？

想化作飞鸟，折一枝春色，可漫天繁花，倒叫人犯了难：选白色？粉色？还是紫色？“庭院深沉坠海红，玉兰花下坐春风。”我倾心于紫红玉兰，从瓣底到花尖，似被颜料晕开，由深及浅，深紫的纹路嵌于其中，随花瓣舒展微微弯曲。清风若有若无拂过，令人想起少女轻扬的裙摆；我亦难舍粉玉兰的温柔，她含蓄凝望，嫩红被黄褐色萼片与嫩绿新叶映衬，风也只得蹑手蹑脚，仿佛稍一大声，便会惊碎那一声轻轻娇嗔；可我的心神，又总被纯白玉兰勾走。若有一朵纯白玉兰，我定飞奔着捧到最爱的人面前——白玉兰啊，足以诉说我那份炽热又无暇的爱。

终于，玉兰开得热烈而从容。它让百花放心，只管去争奇斗艳。太阳尽管升起，雨尽管落下，我只要看见玉兰承住了春的盛情，便已足够。瞧，天空温柔地凝视大地，以玉兰的盛况昭告天下——春来啦。于是，紫云英在田间铺成紫烟，菜花黄得遍地灿烂，樱花笑满枝头，桃花、梨花、李花……百花占尽人间春色。

我们什么都不想，只与三五好友，勾肩搭背，笑语声声，朗声说：走，也开花去。

古玩城淘宝记

□文俊 文/摄

2月中旬的宁波，潮得能拧出水来。风从江上吹过来，不冷也不热，软塌塌贴在脸上，带着一股江水的腥气。

古玩城一楼的地摊全摆开了，光线半明半暗，恰好是看老物件最舒服的亮度。空气里飘着旧木头、灰尘、老棉布和铜锈混在一起的味道——常逛的人一闻这味儿，脚就迈不动了。

我那天纯是瞎转悠。玩古董的都明白，好东西从来不是专门去找的，是逛着逛着，它自己撞上来的。所谓“捡漏”，不过是别人视而不见，你却一眼穿心。

摆摊的大多是熟脸，东西归置得齐整，铜钱装在大盆里任由人翻拣，铜器带着岁月磨出来的包浆，瓷器摆得错落有致。这种摊子，东西假不了，价钱也“很好”，想捡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

真能捡着漏的，往往是那些看着就不像摆摊的人。

我在最角落的地方停下来，那个人，让我多看了两眼。

中年男人坐在一张小马扎上，身子往前倾着，坐得别扭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草。头上一顶藏青色针织帽，洗得发白，边上起了一圈毛球。身上一件旧羽绒服，袖口磨得发亮。整个人透着一股生涩，跟这里的氛围，格格不入。

有人从跟前走过，他立刻把眼皮耷拉下来，不招呼，不抬头。一看就是头一遭逛古玩城，压根不会做买卖。

他面前铺着一块蓝布，东西不多，却摆得一丝不苟：几样小铜件，一排旧铜锁，两排用棉线穿好的古钱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是来卖老人遗物的。东西齐整，人又外行，最容易出好东西。

我慢慢蹲下，眼睛扫过铜件、旧锁、那两串钱。心里已经有数：要真有漏，准在钱串里头。

但不能盯着钱看。懂行的捡漏，最忌讳上来就两眼放光。我随手拨了拨边上那串清钱，一枚枚滑过去：乾隆、嘉庆、道光，都是大路货。我慢慢翻，不着急。

翻到一串康熙钱最底下，指头肚忽然一顿。

手感变了！不是普通铜钱那种轻飘飘、涩拉拉的劲儿。这枚沉、密、细、润，像被人盘了半辈子的老铜，边缘被岁月磨得圆熟柔和，摸在手里滑溜溜的。

我转眸占起来。只一眼，呼吸都停了。罗汉钱！开门货，品相还顶好。

跟旁边那些康熙钱搁在一起，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：普通康熙铜色发暗，这枚金黄金黄，掂在手里明显压手；普通康熙“熙”字左边一竖清清楚楚，这枚少一竖；普通康熙“通”字走之是两点，这枚是单点。字口深，包浆老得透透的，没有一点火气。

罗汉钱在中国古钱里不算最稀罕，却最有说头。它是为康熙六十大寿特

制的“万寿钱”，民间传说是铸钱的时候，把一尊金罗汉像和铜熔化在一起，所以民间称为“罗汉钱”。老百姓常拿它当定情信物、婚嫁压箱。当年赵树理写小说《登记》，那小飞蛾和她女儿艾艾的定情信物，不约而同的都是罗汉钱。我年轻时读过这小说，印象深刻。

这会儿，它就安安静静躺在我手心里。真真切切。

心咚地一下撞到嗓子眼。可我脸上纹丝没动，眉毛都没抬一下。捡漏，拼的不是眼力，是脸。

我不动声色把钱搁下，随手拿起一把铜锁：“这锁，怎么卖？”

男人一愣，声音低低的：“都是我爸以前玩的……他不在了，我们也不懂。你要的话，说个价就行。”

“吉字锁，没有花纹。”我微微皱眉，把锁放回去，“我再瞅瞅。”

这才重新低头，把那枚罗汉钱又拨出来，捏在指尖：“这枚康熙，想卖多少？”

他犹豫半天，伸出两根手指：“200元。”

我轻轻摇头：“两百高了。就是个康熙，市场价20元一个。”

这个，他迟疑着，眼睛看着我。

这样吧，我再选几个其他的，30元一个，不行我再转转？”

他低头看看钱，又看看我，眼里有种总算开张的高兴。闷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：“行吧。你选吧。”

手机扫码，“嘀”的一声脆响。150元过账。我把罗汉钱和其他几个搭头铜钱往兜里一揣，慢慢走开，步子不急不慌，脸上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走到大厅口，天光一下亮了，我才站住脚。从口袋里摸出那枚罗汉钱，小东西安静地躺在手心。金黄，温润，包浆里透出幽幽的光。

没有狂喜，没有大叫。只有一种透透的欢喜——是懂行的人才懂的，捡漏的滋味。

别人不认得，你认得。别人碰不上，你碰上了。

宁波的风还是湿漉漉的。我把钱放回口袋，那点沉劲儿，稳稳贴着心口。

这一趟闲逛，值了。



罗汉钱